

浮生六记

〔清〕沈复 著
张红 注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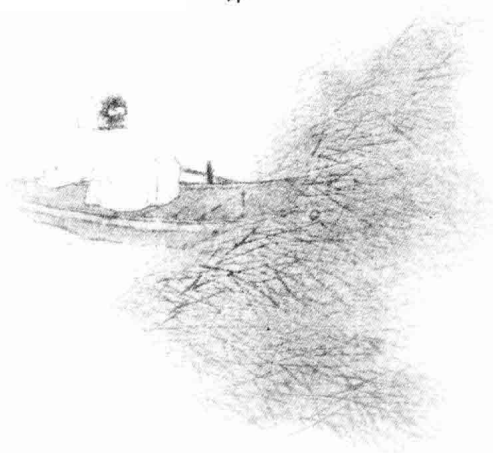
传世小品丛书



传世小品丛书○岳麓书社

浮生六记

〔清〕沈复 著 张红 注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(清)沈复著;张红注译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03

ISBN 7-80665-272-8

I. 浮... II. ①沈...②张... III. ①笔记-作品集-中国-清代②浮生六记-注释③浮生六记-译文
IV. 1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3232 号

责任编辑

封面设计

浮生六记

[清]沈复 著

张红 注译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:7

字数:119 千字 印数:1-6,000

ISBN7-80665-272-8

I·589 定价:1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长沙市芙蓉中路造化塘 29 号 邮编:410007

本社邮购电话:0731-8885616 邮编:410006

序

张 红

《浮生六记》是一部薄薄的小书，却有一种颇不寻常的魅力。

作者沈复，字三白，苏州人，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，卒年无考，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。三白并非文人墨客，只是个游幕行商者，但生于衣冠之家，长于斯文风雅的姑苏小城，酷好诗书丹青、性喜林壑烟霞。从他的这部自传故事里可推知其日常生活常弥漫着一种艺术的氛围，虽一生未曾做所谓艺术的事业。偶尔写几句诗文，也无所存心。此书正是这样意兴所到、情之所至而留下的文字。其写闺房之乐、坎坷之愁，哀感缠绵，一往情深；其写闲情之趣、浪游之快又风流俊逸，意态横生。所以，这部原只为怀念亡妻、追忆“如梦浮生”的自传小卷，在作者生前就已在姑苏一带不胫而走、传抄一时。

半个世纪后偶尔的机缘，此书被杨引传在冷摊上购得，阅而心醉，始以活字排版，刊行于世，当时文化名流潘麟生、王韬分别为书作序、作跋，皆极倾倒此书的“凄艳秀灵”。时为一八七七年。

原书共六卷，且附有管贻蓁为每卷所题的绝句六首。可惜杨引传所见的就已是残本，仅存前



四卷,后二卷《中山记历》、《养生记道》已佚,是为莫大憾事。

此书得以以“美文”“情文”风行于世,当在二十世纪上半叶,得力于林语堂、俞平伯、顾颉刚、赵荅狂等知名学者文人的激赏。林语堂赏慕书中所描绘的平常而风雅的恬淡生活,极倾慕女主人的灵慧和贤达,称许她为“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,“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。并以《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》为名英译此书,把它译介给世界,书前还作了一篇摇曳着深情与美感的序言。序中写道:

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(沈复之妻芸),不过在芸身上,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,一生中不可多得。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,背着翁姑,偷往太湖,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,而叹天地宽,或者同到万年桥去赏月?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,谁不愿意陪她参观伦敦博物院,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?

因此,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(因为确有其人)一个最可爱的女人,并非故甚其辞。

两位平常的雅人,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,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,山林泉石,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。

在他们之前,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,不是



对伟大者，是对卑弱者，起谦恭畏敬，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，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。

俞平伯也十分喜爱此书，重刊时在序里对它文思的妙合天机，行文于经意与不经意间尽得风流大加赏叹：

✧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，不可着意，着意则滞；不可绝缘，绝缘则离。记得宋·周美成的《玉楼春》里，有两句最好：“人如风后入江云，情似雨余黏地絮”，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着之间。文心之妙亦复如是。

即如这书，说它是信笔写出的，固然不像；说它是精心结撰的，又何以见得？这总是一半儿做着，一半儿写着的；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，却不见一点斧凿痕。犹之佳山佳水，明明是天开的图画，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！

他们“发现的眼光”无疑都是超卓的。无论这部书的艺术品位，还是它所涵孕的文化精神，都堪称上乘。

然而让读者们为之痴迷沉醉的恐怕仍离不开书中那哀感顽艳、缠绵入骨的痴情。

✓三白与芸娘本得造化所钟，“才人与才妇，旷古不一合”。他们却能相遇且结合，琴瑟相谐、诗书相伴、优游泉石，恰如烟火神仙。惟此性此情，



难容于双亲，难谐于世道。一场恩爱，半生姻缘，终只换得芸娘的一抔黄土，天人永隔。遭此罹难，三白仿佛觉悟人世间的情爱情缘：“奉劝世间夫妻，固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过于情笃，语云：恩爱夫妻不到头。如余者，可作前车之鉴也。”读来令人百感。

古来不乏情痴情种，何以大多难有好的收场，果真是天忌良缘？“君太多情，妾生薄命”？自古亦有“高树多悲风”、“红颜多薄命”之慨叹，在这“命定”的悲剧里，在这“天意”的无奈中，沉淀的或许是古老文化中的某些“种因”，过高人所忌，过洁世同嫌，一切鲜亮灿烂而富于生命力的存在，也许必得和光同尘，方可存身逍遥。

√但我仍要赞美他们的天真，驯良，“不以红尘易清福”。他们卧石听涛、艺花看雨，尽赏宇宙间的无边风月，却全无心也无措于现世的种种人情法则。受难、困顿，无尽的委屈，可是仍不改其乐，不变其真。把一身清气，一片灵心留在世间，把妙赏与深情还诸天地。

√
前些时，我去了一趟苏州城。小桥流水、亭台楼榭，风物依旧。三白笔下的虎丘、沧浪亭、狮子林，仍在岁月里惯看秋月春风。也许从他们夫妇半生零落、坎坷流离里，我们可认他们的潦倒是悲。可是当站在衰草枯杨，有几分冬日残败的沧浪亭畔，忍不住要想，那样活过一场，见证过生命的悠扬，情怀的澄澈，不也胜过浑沌百年，庸碌一生？

√不要说“一场幽梦同谁近，千古情人独我痴”。



千古而下，站在“水光云影共徘徊”的沧浪边，站在“微茫鸿影，远草情钟”的虎丘上，应该不乏同样赏爱宇宙间良辰美景的异代知音，他们仿佛都是来此世间践一场约，用灵心用慧眼，用艺术的生命，去领悟去实践去传承一种精神，那是人之为人的尊严与高贵。

原书文字简约隽逸，本是一天然妙品，这里译成白话，总觉其间神韵难以追摹仿佛。不过，若说“言不尽意”，三白的文字，偏让人觉出无穷意蕴。若说“言尽意”，将它译作白话，自也就有了其存在的理由。其实，一切语言都是也都只是桥梁甬道，帮助你到达意义的彼岸。

《浮生六记》有《独悟庵丛钞》本、《雁来红丛报》本等，今亦传有所谓《足本浮生六记》，是根据五十年前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《足本浮生六记》排印而成，该书收入朱剑芒所编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，后附赵苕狂之《考》，然据当代学者考证，后二卷为伪作，系从曾国藩、李鼎元、张英等著作中摘抄而成。此已为学界共识。此书今又有多家点校本，这里岳麓书社重新出版它的译注本，笔者参酌上述各家，校订文字，疏通词句，译叙全文，或更利于读者阅读欣赏这一名作，玩味其韵致，领略其精神。能如此，斯愿足矣！

2002/12/25 夜

于上海康健小区寓所



目 录

序 张红(1)

卷一

闺房记乐 (1)

卷二

闲情记趣 (55)

卷三

坎坷记愁 (84)

卷四

浪游记快 (134)



卷一 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^①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^②，居苏州沧浪亭畔^③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^④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^⑤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^⑥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^⑦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乾隆癸未：乾隆二十八年，公元1763年。

②衣冠之家：官绅世家。衣冠，古时士大夫的穿戴，借指官绅。③沧浪亭：苏州名胜之一。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璩的花园，北宋苏舜钦在园内建沧浪亭，后遂以亭名园。④事如春梦了无痕：语出苏轼《正月二十日与潘、郭二生出郊寻春，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，乃



和前韵》，诗云：“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” ⑤彼苍：苍天。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：“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。” ⑥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：三百篇，即《诗经》，因其书篇数为三百五篇，故名《诗三百》。《关雎》为其首篇，儒者解诗，以为《关雎》乃颂扬“后妃之德”，实则为一首男女相悦的情歌。 ⑦稍识之无：稍稍识字，稍通笔墨。

【译文】

我生于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正逢太平盛世，又生在官绅世家，居于苏州沧浪亭边，上苍厚待我，真是达于极至了。东坡说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若不用笔墨记下这些点滴，未免有负上苍的厚意。因想到《关雎》为《诗经》三百篇的第一篇，所以我也列夫妇之情于第一卷，其余则依次叙及。惭愧的是年少时所学甚少，稍通笔墨，这里不过是记下一点真情实事罢了。若一定要考订文章义法，则是向污垢的镜子寻求明洁了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^①，八龄而夭。娶陈氏，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^②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^③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^④。芸既长，姻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，脩脯无缺^⑤。一日，于书麓中得

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^⑥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^⑦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^⑧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^⑨。

【注释】

- ①金沙：今江苏南通，或称“金沙场”。 ②《琵琶行》：唐代白居易所作长篇叙事诗。叙写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的琵琶女的沦落命运。 ③失怙：丧父。怙，依靠，凭借。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？” ④家徒壁立：家中除了四壁，空无一物，极言家境贫寒。徒，空空。 ⑤脩脯：给老师的酬金。脩、脯，皆指干肉，后代指学费。 ⑥归宁：出嫁的女子回娘家省视双亲。 ⑦心注不能释：爱慕专注的心不能放下。释，释怀，放下。 ⑧金约指：金戒指。 ⑨乾隆乙未：乾隆四十年，公元1775年。

【译文】

我幼时曾婚聘金沙的于氏为妻，她八岁时夭折了。后来娶陈氏，名芸，字淑珍，是舅舅心余先生的女儿。生来就颖慧，牙牙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她马上便可背诵。四岁时丧父，只余下母亲金氏，弟弟克昌，穷得家徒四壁。芸长大点，擅长女红，三口人就仰仗她的十指来生活，



克昌拜师上学，学费也没缺乏过。有一天，芸从书籍中找到《琵琶行》，挨个来认字，从那时起，她便开始识字了。在刺绣之余，渐渐懂得吟诗作词，曾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的佳句。我十三岁时，和母亲回她的老家，见到芸，两小无猜，见了芸的诗作，虽然赞叹她才思秀美俊逸，却也担心她福分不深，但爱慕专注于她的心思总不能放下，便告诉母亲说：“如果为我选妻，非淑姐不娶。”母亲也喜欢她的柔和，便脱下金戒指缔结了这场姻缘。这是乾隆乙未年七月十六日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^①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^②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；唯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，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^③。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出阁：出嫁。 ②同齿：同年出生。 ③



“余戏题”句：典出唐代李贺“锦囊佳句”之事。相传李贺外出，常背一锦囊，途中得有佳句，即投囊中。其母心疼，以为其作诗呕心沥血。李贺死时，年仅二十七岁。故本书言题芸之诗稿为“锦囊佳句”为芸早亡的不祥之兆。

【译文】

这年冬天，正值她的堂姐出嫁，我又随母亲前往。芸和我同年，但大我十个月，从小我们以姐弟相称，所以仍然叫她“淑姐”。那时只见满室鲜衣耀眼，惟独芸一身素淡，只有一双鞋簇新。鞋子绣制得很精巧，一问才知是她自己做的，这才知她的灵心慧质不只在笔墨文字上。芸长得削肩长颈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之间神采飞逸，只有牙齿稍露，好像不是福相。而她那一种缠绵之态，真可令人意气消荡。我索要她的诗稿看，有的只有一联，有的三、四句，大部分都未成完整的诗篇，问她缘故，她笑说：“这是无师之作，希望得到知音并可做老师的来推敲完成它。”我戏题这些诗稿为“锦囊佳句”，却不知这里已潜含着她早亡的先兆了。

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^①，腹饥索饵，婢奴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，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，余欣然举箸^②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



人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^③：“顷我索粥^④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^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漏：古时滴水记时的工具，此指时间。

②箸：筷子。 ③睨：斜眼看。 ④顷：刚才。

⑤挈：提携，带着。

【译文】

这一晚送亲到城外，回来已三更了，我饥肠辘辘，找填肚之物，婢姬拿来些枣脯，我嫌太甜，芸悄悄地牵牵我的袖子，我跟着到她的房间，见她藏有温热的小粥和小菜，我快活地举起筷子，忽然听到芸的堂兄玉衡喊着：“淑妹快来！”芸急忙关门说：“我很累了，要睡了呢！”玉衡挤身进来，看见我正要吃粥，就笑着斜眼瞧着芸说：“刚才我找你要粥喝，你说‘吃完了’，原来是藏在这里专门款待你的佳婿哟！”芸大窘躲开去了，上上下下都笑话我们。我也负气，带着老仆先回家了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^①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^②。合卺后^③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



让之食，适逢斋期^④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

【注释】

①乾隆庚子：乾隆四十五年，公元1780年。

②嫣然：笑得美而灿然。③合卺：卺，古时把瓠分成两个瓢，叫卺。旧时婚礼新婚夫妇饮交杯酒，叫“合卺”。④斋期：定期的吃素斋戒日。

【译文】

自从吃粥被笑，我再去时，芸就回避，我知道她是怕落人笑柄。到乾隆庚子年正月二十二日，我们的花烛之夜，我见她瘦怯的身材依然如昔，揭开头巾，我们相视嫣然一笑。喝完交杯酒，两人一起吃夜宵，我暗暗地在桌下握着她的手腕，只觉暖暖的指尖柔滑而细腻，胸中不觉怦怦地跳。请她吃菜，恰好碰上她的斋期，已经多年了。我暗自计算她吃斋的起始时间，正好是我出痘的时候，因此笑着说：“现在我已光鲜无恙了，姐姐可以从此开戒了吗？”芸以目含笑，点了点头。

廿四日为余姊于归^①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^②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^③，大醉



而卧；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^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^⑤，业已灯残人静^⑥，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，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，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^⑦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^⑧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，拥之人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【注释】

①于归：女子出嫁。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：

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 ②国忌：皇帝或皇后的

丧期或忌日。 ③拇战辄北：拇战，猜拳，划

拳。北，败北，输。 ④子正：晚上十二点。

⑤丑末：凌晨三点。 ⑥业已：已经。 ⑦《西

厢》：元代王实甫所作杂剧，写张生和崔莺莺的

爱情故事。 ⑧真不愧才子之名：明末清初之

金圣叹批《西厢记》为第六才子书，故芸有此论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四日是我姐姐出嫁的日子，二十三日

